楚辭聽直

楚辭卷二

閩黃文煥聽直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品作遠遊之本懷開口二語道盡悲俗也非真延年

求仙也。欲淨遺泥。字義對映。衍菲薄起下貧賤鑠泥、營營起下汩滑而泥。汙穢起下穢除。天地無窮四語、大澤哀呼。章決工于噴起。卒章無天無地。無見無聞。與此相應。

遂生不逢三五。而日與小人為儔。此屈子之所深恨也。悲時俗之迫則欲其舒之也。悲時俗之阨則欲其廓之也。既已生非其時。又非其俗。而欲舒焉廓焉能乎哉。但有空發一願曰。輕舉而遠遊而已。時不可移

悲視夜乃反佁矣前曰質菲薄而魂營營形陋不能
離魂亦不能出也此曰神倏忽而形獨留魂猶可飛
而形決不可變也求氣承則形以寢遠神既專而形
澌脫也氣者妙夫形神之間者也故求之必自氣始
也曰淵曰正此中自有至當之道非旁門邪術之所
可幾也無爲者長勤對症之藥淡也澹也虛靜恬愉
也乃流濁汙穢對治之劑故求氣必首舉之也虛靜
澹漠恬愉則心日清無爲則德日休以是承餘風而

羨往世、赤松眞人、豈有外哉、往世之化去者、聲、名、留、。令吾之化去亦聲名延後、、矣。所苦乎焉託乘而上浮。者有傳說之託辰星可法也。所求乎無爲而自得者。有韓衆之得一可法也。傳說視赤松爲近。韓衆視傳。說又爲近、、。時代可攷、沖舉俱在、、。氣之既求。形亦穆穆、穆穆則質與形將不復爲我累矣、、、可以遊矣。未能遠、、。遠賤俗固已離矣。

困。

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遊。見。兮。

精皎皎以徃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如。來叶賴

品遂舉。忽奔詣工贊。發從萎廢寥落中。迸此奇壯之談。終不反應前倏忽不反。免衆患而不懼。自道出遠遊。實情不敢作大言以欺世

變前曰求氣。此曰氣變形不可變。氣可變也。質非形留。告不可言氣變。留舉快不可言。欲質之輕舉則無困。以氣變而曾舉則有困。留言累也。是積累之所致

也。吾所羨者在登仙之正果。而今幸矣。忽然而爲神矣。忽然而爲鬼怪矣。神不逮仙。鬼不逮神。而已有其端矣。不得爲仙。且爲神。不得爲神。且爲鬼。遁遁從此始矣。前欲與化去。而不令人見。茲且可以形影而精令人遂見。化去不見。而後能往。不見又遂見。而後能往。而復能來。形易見者也。化去不見。則形反藏于稍稍精不可見者也。不見又可遂見。故精反泯於故皎皎皎皎以往來。則無處不可往。無處不可來。而終

言之曰終不反其故都何深惡而痛絕之甚也。微爲迫阨。不堪從復。一反則患又至矣。懼又生矣。世物之而無餘脫矣。不妨遠見而又欲令世莫知。遠遊之懷

苟求免而已。悲哉言乎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純蘼。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品超焕泉思之後文勢文意已直趨順凱風而從遊
閒至貫而遂狙徑為世外之人却拈出世內之情悚
芳無成低徊留戀一齊不忍遽去急處能用緩直處
能用曲此言高陽遐以遠次段又再言虹旗不可毖
乃曰將從王喬到底戀顧宗戀君王深根難斷剖撫
可如何始道之於仙作又自標出破綻以示情計
遂既自謂免衆患而不懼可以無恐矣可以無懼矣
可以不嘆非業之無成矣乃悟行恐語猶有憬語猶

有無成之嘆爲浮世既脫悲根尚存爲人不怡焉亦不樂芳艸者人世之佩既已遊仙瑤枝玉樹一切不死之艸何所不有而眷眷於人間之蘭芷也戚戚於人間之霜降也逍遙自遣而仍嗟一生事君之志未成就也悲哉原之善言餘悲也又申之日誰可與玩此遺芳爲臣則孤臣爲仙亦孤仙既四顧而嘆無侶亦鄭重而不輕索侶言念宗泒遠屬高陽盡忠之志因於同宗遊仙之儔仍欲邀吾宗而已赤松韓衆

之偉又總不若高陽矣。前曰終不反其故都，此曰高陽又欲反其故都矣。適遠爲程，則欲反而苦不堪反矣。

直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戲叶盧霞叶胡

品前段已用援用。而此復洗前求氣以並施其援與

曲前之緩曲在文勢此之緩曲在理解

變旣已低徊而不忍遽去又再決計而無緣欲留人世之春秋自短仙家之日月自長以短易長不能也故都之不可反故居之不可留已矣已矣宗派旣遠漢王不作軒轅帝代與高陽俱逝矣季世之日無復可立之朝可事之君矣王喬舍太子之位而志於學仙吾亦何難舍宗臣之位而從之娛戲哉前日因氣變此日殄六氣氣變之道必有所始能殄而後能變

也此所謂因也殘氣之法春食朝霞爲日出夏食正陽爲日中秋食淪陰爲日沒以後冬飲沆瀣爲夜半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焉全言六而又單言三者夜半日中屬于子午道家所尤繄緊朝霞則一月之功總在晨起故又複言之也世之時俗自多汗穢苦無以除之我之神明本自清澄須有以保之以殘氣者收天地之精氣入而助我之清澄則可以出而除彼之麤穢矣即日遺沆瀣自有不遺者矣精氣非能交

無繇入。無繇入則無繇出。本行之清澂不可係以出。
皎皎者我所自具之精也。精氣入者天地六氣之精
也。除穢易除麤難。至細莫若氣。故除麤必精氣也。細
則化。麤則滯。積滯而穢生矣。故除穢先除麤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垠叶魚堅

反亦叶才緣反門叶謨迷反

御六氣、從原自言之。壹氣從王子投之、寫出得訣功、皆前所憂於我者曰纖纖、小無內而何患。纔前所學於世者曰迫隘大無垠而何患隘。變於氣之後乃可乘風。纔穢既除則重濁以去身斯輕矣。可以順風而御之矣。鄉風之懷可以舒矣。前所云欲遠遊者至此而始眞能從之矣。有遊必有息、息者晝行而暫息也。爾巢其中途也。前所云將從王子

者至此而始真得見之矣有見必有宿宿者夜止也
託宿也王子其皈依也一日之力不可以遽竭則以
暫息為程求藹之意不易以倉卒則以就宿為候此
初遊之次第旨趣也前日發六氣此日審一氣非六
不能博攷非一不能煉要也先言六後言一總博攷
而之煉要也漢韓衆曰得一問王子曰審一得一其
証果之日審一其下手之功也黃真人曰休德審一
氣日和德和而後能休也休言止也不和則擾擾則

起。無以止也。清明須自保。精氣須自入。能受之則入。矣不能受之則非之出矣。不入矣。此非師友所能代。故曰可受不可傳也。前之願求氣曰內惟省以端操。自以為訣在是矣。此曰小無內大無垠以為外則莫非外者以為內則更有內者然後知求內之未得訣也。前之願詭乘曰魂營營而至將自以為力甚是矣。此曰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有意持之不若無意養之。然後知癈魂之甚皆力也。前之殘六氣歸重於三氣。

以夜半日中日出尤致重焉此之番蒙氣則久[illegible]
中日出而獨致重於中夜盖動而夜靜晝感而夜寂
漻漻之中泂更有漻漻者也前之求所絲曰漠虛靜
以恬愉此曰虛以待之專言虛而不必兼言靜漠恬
愉虛則動亦靜紛亦漠搶攘亦歸恬愉不俟更言靜
漠恬愉也一虛之內萬感皆在其中故曰以待也前
曰澹無為而自得冀以無為得之此曰無為之先則
亦不俟枯守夫無為矣無為固已落後矣前曰承歷

年而無成嘆免患之祇自了無益人世也此自度類
以成則自度而兼度人所成更大矣有和德者有休
德為我以此為門戶成通族類則天下俱以此為門矣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
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行叶杭爽叶尖
品至貴即前貴真人之休德未得其門不敢徂也矣

開德門豁然大悟。承上句應前言。寫得躍然如見。
氣液懷王英又從資六爺中別劍一修煉服食方
法文陣能聊學文意能標新
鑠綠此至來。既寄之後又復他往則遞遊之文第六
遞也。來得其術。須叅訂被談于王子。既而六言秘術
已盡薰脩。可以自祇不妨恣吾之所之。夫是以遊
徂而忽行也。行而又洮焉。留焉。王子之外又有其人
有其地矣。此再遊之說也。留而復遊則暘谷為三遊

之發矣滋潤改澤皆所以收天地之精氣也前所嘆者形枯槁今則色美而顏澤矣前所祈者精倦倦猶氣入惟恐纖穢雜之來醇未壯也今則除不待除益以壯矣前所憂者質菲薄今則消鑠而灼約不須惕菲薄矣既言顏色之佳又言消鑠者既得莊容益隆凡形也有道之氣象無疵瑕相無偏染用故愈形而愈柔弱也前所嘆者神倏忽而不及今要取不活放不特言倏忽矣此言色質後言精神微妙以神明之

非醇粹不能壯壯非功長之所幾也非要妙不能放非縱恣之所幾也是皆以小心積累得之者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品練遷易載魄難仙家必須撫形一番乃堪證果至載魄上征尤超居衆仙上乘矣爲得有致有色

楚暘谷爲東南州則爲南蘇東之南斯爲四遊之程矣嘉南州而獨言桂樹冬榮蓋霜降芳零之嘆至是

不須悼焉一生舊恨銷于新景此原之所以忘喜矣德不厭蕭條不妨寂寞者也載營魄者人生所苦坐于魄不能升爲輕舉之累餐氣畜氣以後仙顏則可以充用凡質日以銷鑠胎骨俱換魄以之輕昔所嘆形爾者茲不患弱矣昔所冀形以寢遠者今不止于能遠矣昔欲託乘上浮別覓所載者今不待託乘矣足以自潔而自浮矣昔遭沉濁而鬱結者茲淹浮雲而上征愈征愈上不止於浮矣登霞者身躡霞表也

慾氣爲漱霞。至此爲登霞。氣足而功成也。錄前從計南巢宿王子丹丘暘谷南州總爲世間之仙界其地。仙耶。至此而始言上征。則天上之仙界矣。蓋叉五遊之程矣。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

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
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
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
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
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旹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
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

師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衞。欲度世以忘歸兮。意[illegible]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睢叶吁爲反　波叶補悲反　樂叶五教反

品前面遊而息宿、息宿而復徂行、徂行而復留。隨處、排闔。到此方許天開。寫出路程、最有次第。屯車以下極意鋪張誇稱儀從。如鄉村人驟至城郭。說得數日不了。因處世間困苦寥落之極。故倍羨天上出入繽紛之歡。口角情景帶憤帶諧最爲有致、

燮。北背上征之遊況也。曰命曰排曰召、登。天之氣烱。驅使如意。赫奕多端。視前世間之遊。加一倍矣。曰導曰開。初至而索途也。曰集曰入、曰造曰觀。既至而縱步也。太微宮垣、為天之中、帝庭所屬、故首問焉。淸都則帝都也。入必集重陽、觀必造旬始、者不歷九重宮、闕不盡、不別造星躔。帝都不適深入而究。閶闔而向都城。此天上之初遊也。太儀亦為天帝之處。躡此而又但之焉。則天上之繼遊矣。於微閭為東北之小蘇

天之中央。歷天之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帝車駕龍、雲旗、虹、旄、服也、驂也、騎也。種種儀衞、指數難盡。應接不暇。觀前世間之遊、加百倍矣。非復無入無獸之寂景矣。外丘之山、不死之鄉、不足道矣。容與逶蛇、寫車旗之委徐也。偃蹇驕驁、寫馬之神駿也。方行者、結隊方執之謂也。雜亂之中、仍自整齊也。過乎句芒者、東方之神爲句芒、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東北爲偏東。句芒正東。故曰正策也。斯則天上之三遊乎。右轉則其

經歷曲折之區也飛廉啟路陽尚未光者日出惟東
至東而日尚未出言至之速也夕在東北之於微閭
故此以晨言也凌天地以徑度則繇東而又他度也
斯則天上之四遊乎風伯代先驅則超氛埃者不待
自言超矣有為之辟者矣願承清塵者不待承矣無
往而不清涼矣遇蓐收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
也前繇東北過正東其途尚故曰右轉繇王東之正
西其途直故曰徑度也前以雲為旗以虹為旄此以

彗爲旍以東爲麾又換一番物色爲光華愈盛力愈大也陸離上下驚霧遊波若上之陸離則若驚霧下之陸離則若遊波也采色轉動不可定也皆曖曃其曭莽者發東北之夕至正東則爲次日之晨故曰陽杲杲縣正東而之正西又將爲是日之夕故曰曭莽也東爲日出西爲日入故分言之也召玄武後文昌選署衆神驅使愈多百靈受役前所云王子韓衆赤松羽人俱不足道矣始求爲仙不得求得爲神得

爲鬼自喜氣變茲則衆神憑吾之所選決矣正果眞
就矣世間所懼羈靈西征飄爲意忽不敢徐弭節也
茲天上飛遊不憂時之峻隵路卽修遠吾仍紆徐爾
師雷公供吾左右之使令日短而仍長路遠而仍近
矣足以自脩矣可自度兼可度世其在斯乎前言兌
衆愚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知祇求身免求假脩人
惟恐世之知之也茲則隨往如意世間幽畧吾能延
之世間遠途吾能縮之折度一世何止一身惟恐道

之不知之也。前日終不反其故都爲憤。此日忘歸。樂意恣睢以担撟。翫未遊時意蕩增愁甚矣。內欣欣而自美。翫未遊時容美甚仙與矣。如是而日聊愉娛以淫樂。翫初欲遊時聊彷彿以逍遙與矣。萬端愁緒。此際其盡容也哉。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吊思舊故以想像說得情誼關切。不得不反故鄉與之遊二字相呼應。天上之遊雖快。然泛濫縱蕩而已獨身出入無復親故同在天上也。既爾掩涕又說遐舉欲反不遠反。文勢善用曲。

箋前曰淹浮雲以上征此曰涉青雲以汎濫遊上征而後但觀天界往還也。所遊非一處。故曰汎濫也。初發則所攀者浮雲。既發則所涉者皆青雲也。涉雲之內許多侍衛。許多供應。之彼之此。樂極矣。不知有遐

濶矣不知有幾事矣忽然從上臨下覗夫衫衫意若
者倏爾不忘也一念縣至藹感交集潮觱飛上亦非
解憂之地矣世緣不斷仙者固如是乎此原之所自
嘆自溯也始以離俗而出界仙緣且離仙而仍墮俗
目前所見仍是相隨之僕夫仍是顧而不行之邊馬
所謂雷公雨師飛廉風伯豐隆文昌玄武諸靈供我
使令者不知散歸何處矣所謂八龍萬乘驂也服也
騎也一切供我驅馳者亦不知散歸何處矣一念之

羨百神萬騎皆適矣。一世仙人之伴侶。不足以激鬱欷之思。一切慾惟之歆羨。不足以敵太息之懷。勉強容與欲再遊樂而高厲之志。不足以敵自抑之心。嗚呼。覽而下矣。天上之身。依然入時俗之儔矣。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

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浮叶扶昆反　歌叶居玄反

品前曰臨睨夫舊鄉、抑志自弭便當竟反楚國矣。乃竟從楚不言。但說於南疑近楚之地。自適於神女音樂之間。又何欲反不敢反也。文心善用擒。

箋　蘇此至寒門增冰。復言世外之遊況也。既從天上而睨夫故鄉。則不能不亟指故鄉而自求說焉矣。辭天上而入人間。合天上之西方而就人間之南土。允

縣則近楚之山也。炎帝則近楚之方也。登天則為乘雲而上浮。履地則為涉水而自浮方外洞濛之區舟楫之所必至也。登天則自皆不死之仙儔。履地則游迴湘水之處。妃與湘沅之二女。登天則直入天上之帝宮。履地則祇奉人間之帝業。登天則驅使皆風伯雨師雷公。履地則鼓舞備之湘靈海若。遷見此相殊者也。登天則八龍騑服。故其飛騰。履地則玄螭垂象。競其出進。登天而雄虹颯風供旗旄。履地而蹤跡

鸞鳥衛玩好此相同者也總之世界漸非天界衎
者固輸一籌即相同者亦輸一籌矣終之曰音樂博
衎者臨睨反鄉之念不勝其悲掛絲竹以消遣之也
爲咸池爲承雲爲韶歌爲瑟爲舞頹殖畢備故曰博
衎也爲逝者有斯音樂遣懷不須他之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
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嬴
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門叶彌巾反

品欲反不敢反總因無人代爲平路耳并節軼迅言速反也反之可速全仗路之先平邪從應前正策反顧應前臨睨

發旣低徊於南方故鄉之思盡在是矣可以復反於楚矣而又馳騖軼騖別求迅騖以抑志自弭者復爲弭節之騖舍南言北歷寒門求從顓頊者時俗迫所欲反而不敢反故終不能南也顓頊是從則原之祖孤縱有遂鳥之仙天上之帝終不以易吾念祖之思

也故初言遠遊以高陽爲程爲始恨歷言遠遊以[illegible]
顓頊爲終局也得從顓頊則地上之遊仍可以爲於
上之行故又曰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以反顧也乘
邪徑者言取道之捷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皆可以
合乘則前之分別地上天上者固自不待分也法祖
之力有倍于修仙者也黔嬴爲造化神名祖德合而
造化隨所召奚爲余先乎平路者來吾道夫先路羣
君自失之咸恚也黨人以異路談之君壁昌被已亦

隧荊棘。君、路、不、得、入、巳、路、亦、不、得、平、爵。使得召造化而爲余先平路。處處無憂矣。不須避故都矣。此原自傷之慘懷而終以禱祈者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鄰開叶無巾反

品經營四語括、盡、全、篇。語、簡、力、大。千載賦家未有此絲結決。無天無地、無見無聞、憤、絕。恨、絕、哀、使、千、載、哭、

諸若不知其為情恨。手筆而書、幽渺難尋。

箋　四方六漠北總結通篇之遠遊也。屬之天界者。八紘閶闔為東北。過勾芒為正東。過西皇為正西。此上至列缺之四方六漠也。屬之地界者。顓頊風為從南之北。陽谷為正東。南州為正南。臨睨之後將往南疑又為南。寒門玄水為正北。所云洞瀁海若則地界之大壑屬焉。此降望大壑之四方六漠也。因悲特俗故欲遠遊地界以上歷天界。既歷天界而臨睨忽悲又舍

天界而遠歷地界履地登天有見有聞總之不能不悲所云哀人生之長勤者真不能不動矣願輕舉而登仙者皆為無益矣氣即變道即傳均無以遣悲矣然則如之何其必下無地上無天耳無聞目無見尚頫焱滅一身須寘然後所恨于遭沉濁者至此而始不知所恨乎澹無為者始得超無為承清塵保清澄者始得栖至清乎與時俗為鄰者始得與太初為鄰乎哲尚有天有地有見有聞未免有情安能已已哉

世原之深於悲也。

總品通篇許多曲折。大意大勢。則只三層。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形枯槁而獨留。哀訴受形亂世。不能遂遯之苦。迫忽然氣變。從苦得樂、樂不可言。中間詳說仙遊。歷遍世間天上。無復分毫塵慮矣。乃忽然蹤跡。又從樂得苦。苦盡不可言。既已再苦又再驚。轉仍遭住於世間。馳騁於天上。徬徨反顧。但有見聞盡絕苦。乃永不作乎三層慘悽。直欲嚙日月而翻山海。

楚辭卷三

閩黃文煥聽直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爲反

品疊剖易。非看他逐段變化處。誰傳何考、誰極何識旁作分對。何爲何本何化連作一圈。此其變法也。邪

闢之後。又說明明闢闢。有單指者。有複洗者。又其變法也。

篇題名天問。開口乃從遂古莫傳來有天之先。以爲發問之始。蓋欲問其無緣問者也。此原一腔之洋恨。非混沌之泛談也。自有天以來。世間物理人事。無一而不令人可疑。無一而不令人可憤。種種難言。難盡。不知莫傳未形之先。可憤可疑者又更何若也。

冥昭瞢闇者。冥而昭。昭而復瞢闇也。此未形中將形

之光華閃動倏忽也馮翼者漸若有可馮者爲漸若有旁翼者馮游則將形之時微有影跡光轉現而爲像也誰能極者純昭則可見其所極今冥而昭昭而復昔闇無冏方之可測也誰能識者有像自可識方在馮翼之內像猶未堅非目力之可據也明明闇闇者別而愈明闇而愈闇也斯將視冥昭晝闇之互混倚分矣何爲者何所作爲也謂盡無爲光景何以忽異謂屬有爲機械孰與料理也有陰有陽又有陰中

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到底是一是三。何者爲本。何者爲化。理即在氣內。氣即在理內。而又終不得混之。終不得析之。此亦千古學人無能了解於其際者矣。宋儒所謂太極生兩陰陽動靜之說。屈子一言蔽之矣。於陰陽之外另拈一太極以爲本。則太極與陰陽顯然成三。是太極有形也。不得不又增以無極。屈子只言陰陽之合而不言三。是何物。更渾淪亮徹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玆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

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陽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加叶基屬音注分叶敷因反在叶紫明叶芒

品前總言天地。此以圜則四語。八柱二語。分言天地。着此八語作挈綱。下而又再分說天地。孰營誰作焉

繫焉加字法又一變換。安放安屬一句兩疊句法又一變換。日月各著四語、段法又一變換。純言天象之中、烈及女岐伯強、別施穿插以破板破直乃仍說明晦星宿歸之天象。章法又一變換。

變。此言既形之後、種種湛疑、不能盡闢、其要不能確察、式、有原整借此疑問以抒情端也。謂天圓九重孰判之而爲九、孰制之而使圓、此非人工之所能爲也。天未形而忽形。又非天工之所能、自爲也。謂天積氣。

何以必九、何以必圓也。九重之中、從何處爲初、作之程、此非次序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序之所可言也。凡物必有幹、乃可不墜。必有維、乃可下垂。天淸上浮、究竟繫在何處。言天者曰南極北極、究竟此極加之何方。將極之外、別有置極之處耶。抑無置極之處耶。地稱八柱、以地承天、以柱承地。抑承所當、果在何處耶。下濁成地、東南不足、何故而不足耶。將解之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當其初凝、何故高下耶。天之

有九也、以此天載彼天。誰爲放頓、誰爲連屬耶。既已有九、則必有隅隈。毎一天共幾隅隈耶。此數問者、幻而來易知者也。至天周地外、則天地相背之實理。毎歲十二辰、則四時相會之晷度。二曜隨天、諸星分舍、易見易知、似不待問而循跡在今。習爲固然。鉤玄於始、則日用恒見之中。緊肯不可解之事。天地既判、清濁相分。又何以包裹相背。曰、予曰、玄古人創立名字、何所憑據。迄今判不可易。日月列星、光華初凝、形質

謬為狐疑。迄今森不可渝。斯則所問愈顯、正愈微矣。若夫日行幾里、曆家以為周天赤道計里一百七萬四千、月行晝夜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夏長冬短、一進一短、各行其什之一。淮南子以為出于暘谷、至于蒙谷、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計里五億萬七千三百有九。豈不具載里數。然一切揣度之言耳。誰為夸父追日觀知其確乎。月之盈虧、因乎日光。原豈不知、而造句務奇、曰死曰又育、原其有深感

耶懷之入秦而不返也原之將投水而求死也不能
如月之又晦明矣又曰顧菟在腹原其更有深感耶
使無此微黑之兎影月光豈不倍明何所利而藏之
腹也蓋受障于讒主上不明之隱喻也其忽接女岐
也有天有地因以有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女岐
無合乃生九子成男成女之非論亦有不足憑者也
伯強害人惡氣發人無緣加害人之何處而驅之無
緣知發人之何處而就之夫又安得不問哉其又復

言明也。顧明不顧晦。原之懷也。願如日之大明。不願雄燄之小光。又原之懷也。何闔何開。來旦安滅。則原所傷而益不得不刪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尚叶常行叶戶郎反聽叶十聲施叶所加反化叶虎爪反寘與墳同墳叶數連反縣叶勤

品三才開立。天地之氣運。或非其人而壞。或得其人而補。天巢非人所能營度。初作。而地形則專資人所奠安。前九天之際一段詳言天。下文九州以下詳言地。卻將治洪水之人事插在中間。章法又一波板板血遠鴟龜曳銜句法出奇處。以致整對。其就一段敘

句單行段法結繚庭除尚少後忽迴環回地之蓄豈

蓄於洪水乃乘回二於此洪水爲更烈章法又一出

奇特絶處

後疑之作誰非千古君臣之恨端爲之不能改移耶

千古父子之恨端也故敘次天地日月之後而並論

以爲離之事也信任上官懷之不寤原所深嘆而知

人爲報帝循爾消日何以尚之何不謀而行之盡司

誤信之嗟自帝世而已然矣何獨今哉原以宗臣不

能救懷之死秦禹以予不能救鯀之永遁口何以變化何續初灑灤厭諫不同叅日雍藏之痛自大禹而之然矣豈獨吾甚甚哉斯文之悲深也鴇雞衔泥於飛鳥親高木旅就下類既各殊性亦各逆欲使之互用銜曳而不相違必無之理也言欲之治水不知用順而逆也國語稱其壅高堙庳以高爲卑則是欲得下而從鑿龜鳥鵝以入也以爲耕高則是欲雞鄉而從惡鴇衔鎰以飛也何懲者不知懿之何故而取是

于是也所欲成功者不違高卑之勢而從水之趨也
隨遁互相爭衡則逆欲還進性而還繼性則斷功自
可成刑何所加而然循脈之也三年不施者蘇之治
求凡哉形而遂乃行求過焉當其三載考績成敗足
以立知用逆不用雖必無成理矣何不立施羽山之
法而又進之尤藝方責其無成也果堯之于鯀脩孝
能知之乎潮歟之日而久未能知之乎三載之際也
課而行之而前然不覺也師尚之偉亦不聞符桑也

豈非靈屈數應當未滿聖神明斷亦未易遽決耶是則伯鯀而未然者矣伯禹視鯀何以變化者是父是子宜相肖似乃鯀湮水以治水九載之久猶不知變後而何以禹獨反父之所爲自生其變化也一家之中智愚頓殊一至於此禹所繇者即父之積所成亦即父之功而謀乃不同禹何不以其謀告之父耶將禹特尚幼耶觀禹貢倣修太原之說因鯀功而修則鯀之所治禹亦有不盡改者矣父受過子受成亦爲

一坐之恨而亦千古之共嘆也何塡何濟承繼必不同而言也墳墳起也左傳所謂濯地地墳是也九則九州之則壤定賦也墳高墳卑鯀以此受罪古今稱禹皆曰反鯀所爲然洪泉亦有極深之處何以塡之使平欲分九則之壤何以起之使高若謂禹盡不用墮高堙卑之法亦未易盡信也總之水之大勢所順則墮堙亦未嘗逆此不同中之同原作之不同也何畫何歷者禹之治水應龍佐之以尾畫地何獨爲

禹而畫。不爲鯀而畫也。禹導水以入河。導河以入海。應龍既殺之畫。其所經歷次第。龍跡何在。又何爲禹而歷。不爲鯀而歷也。禹藉龍之能。而鯀乃不得藉子之庇。天耶人耶。再言鯀禹者。總結前文也。不任汩鴻之人。而乃使營水。致績然九載。究竟何所營乎。禹底其功。而無救於其父。究竟何所成乎。舜反得於知人之難。行孝之未易也。其忽及康回也。鯀之後與地祈爲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將怒傾之

地勢禹何繇成功哉何故以東南傾即前東南何虧之轉語也歸之顯形之自然則何故偏不足於東南歸之人事之使然則所傳康回怒觸者何故偏傾於東南也地有八柱乃獨在東南豈東南之柱獨短耶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豈東南之柱偏弱耶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洿音尸在但叫紫招竹之佛反

品康回憑怒。墜鯀禹相形。既結前段。此又即承述何故以東南傾一語。發難何洿東流。及東西南北以詳

言地康同二句遂爲前後段之連環文陣最爲不測疊用其字段法又一變換詩言地中忽插天象日月安不到羲和未揚以爲參差映帶實則燭龍若木皆言西北之區連上西北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其餘鳥獸草木華夷壽夭以盡地中之所產而又亦插天象渾日解羽以爲參差映帶實則窮究鳥落羽解確在何處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章法整而變變而整備極鑪火

箋此復詳言地也。八柱東南、已及於地、而未如言天之詳。故復補其説也。言地宜亟繼天。乃先言禹鮌再言地者。洪水既治而後地始奠也。均之地耳、何故錯綜而以為九。真此之界不堪移於彼之界乎。均之土耳、何故窪而為川、深而為谷、豈混沌之時預有辦之者乎。是皆至顯而實至晦者也。萬水歸東、不聞盈溢、其故安在。莫能身履而稽見之。所云尾閭沃焦之説、或以理解、或以幻言、總皆億度。屈子以一問括盡矣。

地體至方東西南北長短自當適均。而虧傾屬之宗南則西北之脩似多於東南果孰爲多乎東南同爵西萬水皆歸東則東之虧又似北南更多南較有餘於東矣縣南之北其順而狹長者所廣幾何淮南子所云太章自東極步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自北極步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祇弱均停既牀於修之孰多又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則

東西反長南北反狹更脉於衍之幾何後人紛紛妄說原又以一問掃盡矣崑崙之上爲玄圃天下之山皆從崑崙發脉則是諸山俱屬崑崙之前之左右分脉以出非其背也人身背後脊骨盡處謂之尻崑崙之頂既峻起天半則其尻必深入地中尻果安屬乎背既未易見尻愈未易知矣玄圃已在崑崙之上增城又在玄圃之上高而愈高是難以里計者也謨崑崙沓曰四百四十門誰從此門出入而知其數乎崑

崙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何以必待西北爲通氣乎若華燭龍則亦皆西北之區也西北無川之國有龍銜燭以照崑崙西極若木之華其光可以照地何照何光原蓋於此有深感焉使眞有燭龍可以代照若華可以齊光也忠臣不患不明浮世不患長夜矣安得駿而取之以爲幽悲者一谿手莫不苦冬之凍莫不苦夏之暑使冬能煖夏能寒入心豈復怨咨哉其地安在度幾可就否歟百艸欲芳而鳴鴂敗之嚴霜

猝之。焉有石林不憂猝敗乎。我有繁言不可結給人與人苦不相通也。何獸能言人與獸竟可相鬪乎。陸處者不能水居。類各有所殊。智各有所短。忠臣拙於爲侫。固自爾爾。焉有龍乱負能以遊。耻其所短。水陸咸直乎。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安得知其定在。庚易以避乎。留不死之舊鄉非飛騰不能至。安得知其定所然以從乎。古有長人之國。今有人安在。所守何處乎騈拇之彖吞象之說。世間異物無所不有。莫得論

覩見者多矣。然雖以問也。山海經、冥海之北有黑河、淮南、謂三危在樂民西、去巡則異方有玄股之國、禹貢亦有三危黑水、經典可攷。而已矣在者。與圖遙邈實、踐、何人。滄桑遷變安、知、今、古、之、同、否、哉。故又以問也。前曰不死何所、此又問者、前問其地。此復問其手也。求仙競言延年、究竟幾何年乎。有止耶。無止耶。果眞能與天地同盡耶。恐亦未易信也。鯪魚鬿堆、焉處何所、亦問。靡蓱靈蛇之意也。焉蹕焉解者、世俗共傳

羿射九日、日落則日中之烏必墮、墮屬何地。烏墮則羽必解。羽果何存乎。古今以來虛辭無稽、往往加此驗其實則立窮矣。原以此問闢妄非喜怪譎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飽叶備降叶胡功反歌叶巨依反地叶低肘叶肘若反謀叶謨悲反

品從前皆短句分段。至此卻用數句作長段。章法又變換處。射鞠胡射是射作革、革孽射革以示法添段法之映帶。又一變換處。

箋錄此以後皆詳言人事之治亂。亡主奸臣。既使人

恨。堅主賢臣亦未易滿人意。種種不齊。真難致詰。而茲則有夏一代之始末也。禹之治水、前已道及。乃於此又複言之者、將言禹之傳啟、故復從禹務開端也。言禹而若不滿于禹。言啟而若不滿於啟。益被誅之憤懣。借千古之帝王以遍問而致疑也。苟可以謗無一人而不可謗也。焉得塗山者禹既勤力圖功。急爲下土計。則何不徑弗娶而行。乃又通之台桑。如非治水之順逆而特爲娶則枉道。既皆帝命。即因治水之

懷途而歸娶則亦以娶妻而後治水之期矣譯曰閔日無幾而到底娶妻以圖繼嗣誅身較急也閔妃者禹以治水為閔民者也先娶而後出是閔民不如閔妃也閔妃之匹合倍于閔民之陷溺也快足飽者爲娶四日而即行固與嘗人戀家嗜欲不同然總之亦能不以身家為先譬之衆人之嗜欲則求飫於三餐爲則永決於蟲絕者也雖與三餐者殊而務求一飽之意猶然未能妄情於妻未能妄情於繼嗣矣章啟

而獨曰啟代益作后者。此原之微詞也。堯舜皆官天下。禹乃家天下。禹未嘗不薦益而啓卒以謳歌自居。是啓有意于代之不欲讓之也。人盡歸啓莫與從爲難矣。而忽有有扈之不服。是卒然離叛也。然則天下之謳歌啟固有未全者乎。惟憂而拘是逢者父葬發則宜于讓。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人不服則宜修德。此舞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今啟倨然自啓爲位。忿然而征不服。是專于發動而比歷求逞

之見直以達節破之矣啟于二帝之道合乎天乎此帝降而生一大疑家也故以問也射覩無害者啟以家天下為人所不服宜有害于厥躬損其德譽乃與啟為孼之人卒歸啟所射盡而啟之羽終不失顯名也曰射者諸國為啟所勝故以射言也復曰后益者啟雖代益作后而益以禹薦固當作后者不妨題之曰后也此又原一字之微辭也作革播降者因禹治水稷乃教耕片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開播降

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在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池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章謂兼故而從新也作創作也益効力于治水之先益因作衆之始也啓棘賓商者棘循亟也詩所謂匪棘其欲之棘也賓陳也商略也九辯九歌即禹所云九敘九歌也以所敘列者明辯而不容汨汨門搦也言啓亟于繕禹之緒陳列而商略此九者也剗勤子屠母死分竟

地將有破壞生則是啓之母死而分裂體不復全也
旣已爲石兒竟於地形不復化也禹勤於歸我子而
竟屠其母以是爲開者人生五倫多不如意之事莫
乖以來均爲子而禹以啓爲子禹之有賢子幸矣乃
父受承遐以所啓以禹爲父以仰積父業爲快於父
之前全矣乃母屬化石以死缺陷之端何處不有哉
寺塔喪羿者古今大奸未有非天之所降者也天將
亡是國則特生是奸而予之以亂國之才亂國之膽

鬼神亦若爰呵護焉非偶然也革孽夏民者向卒然離孽而無害茲帝以革孽其民恐不能無害矣胡射而妻者奸人正當得志之時百靈亦無如之何河伯任其矢中宓妃憑其夢抑而況同朝之人有不悉聽節制者乎原羲借羿以爲上官大夫之慨也故以問也夫亦曰帝之降之胡令其至此極而不爲少一節制也帝不之督又何望哉引弓射豨蒸膏上獻此真小人部受帝降滿志媚帝之狀帝顧不以爲若焉夫

帝制所之奠衛帝而又不之者乎嗚呼吾何[illegible]
那該之不若何如始之勿降那賢者嘗不幸小人皆
幸北又古今賢哲一大疑案也從合要以謀非而自
何非之行革者非革孽夏民者也從喜非者也何非
之下於革及而不被人所吞謀也天下人那拼吞自
甘菊界同財革皆借非了言戰略攻取之事也甚以
肯革不能享有天下歸之於落而非以章孽侵夏從
又以發謀破界之行革啟亦烏知其後之至此哉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
雚是營何繇并投而鯀疾脩盈

品痛禹子孫被纂忽再遡鯀添其太息章法幻虎脩
小婁京萬狀恐禹亦不堪聞也忠孝之淚欲洒天下
變兆罔夏祚之既終而復遡夫鯀也禹傳祚於其子
來數世而已止禹欲蓋愆於其父乃數百世而遂之
愆彰於天下禹之所百求以贖鯀聲名者身前身
後定案矣力有所不得以盡有所不得爲矣原甚自

悲其君宗臣同體李奠縣挽救屢低徊十載禹之墓不厭複言之也子且如是何論宗臣也但論出征者羽山屬之東　永遏在東不容西征故曰破壟而殛也巖何越焉請欲越巖以逃不可得也化爲黃熊永遏之後國法不容偷生於中土縱死而落化非巫之所能活也言魂魄縱歸之羽山巫郎欲下招以祈魂之復活不敢也均之治水土耳禹以成鮌以敗千百世下猶稱夫莫并投於陰隰之中而論禹之功者歸

蘇之惡鳴呼號之疾愈益爲之心愈厭矣

白骶髮蕭胡爲此堂安得夫巨藥不能固臧天武從橫陽離愛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葬號起雨何以興之撫瘞腐鹿何以腐之髓戴山林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還之 安卟一赤友

品前後敘次夏事以及於游忽神北激行錯雜其中是章居變幻破立處錯綜之中仍復連貫以兩總之可寄神懷不可遺物理不可定爲忽莊諧忽學及此

與相發之義、天式縱橫造語奇辦。

箋前引有夏治亂致疑于人世。此則致疑于神仙也。禹不能救其父之不殛。啟不能必其後之不了。益事固難預料乎。乃事之未易料者。即神仙亦未能自必也。文子既化蛻將藥以與子喬。乃被擊而墮。何所持之不固也。尸鑒而死。又何體之不滅也。其變化之術誅也。式法也。仙術即法乎。天所當縱橫自如。今乃被擊而陽死。陽死者佯死也。離者魂離而魄墮也。陽死

之後乃始化爲大鳥其後既能化鳥以飛其先又何嘗有體而死乎則是可以變化於後不能變化於先也神仙猶有疎時而況入哉故以問也至於天地之布氣萬物之成形亦皆種種有不易知者雨師怒興膚寸驟合鼎鹿見怪首足重騈誰能悉其所以然哉獸之興有鹿介之興又有鼇安置也鼇之戴山非舞誰挾山而置其上者釋舟陵行再申鼇抃之說推舟可以鼓物鼇之背固非舟也戴山則水居之性變爲陸

行矣。誰遷之、而使變其性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嫂叶叟 殆叶當以反 取此苟反 得叶徒力反

品先從少康說到湯、乃再說桀說湯。此又段法敘畫錯綜以破直處。何厚何取、命意甚異。

箋此言湯之伐夏、而復引夏代、以爲開端也。深直意桀之失道、爲湯所併。而先言少康中興、忽繼以湯之易、旅者雖有中興之祖宗、不能救其後之不亡。此天道所以可疑、而人事不臧、爲可恨也。顛隮顛易、兩以致門者、姦臣之敗。亦有數存乎其間。當其應敗、則可僻在野、可藉多力以抗誅。可因臟對以逃生、而卒不得免焉。當其未敗、則同館愛止、豈不殺易。兼以夜襲復何能避。而竟誤認女岐、遂兩顛易數耶否耶。觀以

逢殆者既脫易背之厄。宜可逃死。乃仍受顛隕之殃親自逢之也。罪惡貫盈。則有候也。湯謀易旅。將少衆以一旅復興者也。湯卒奪康後之天下。是易其旅也。覆舟斟尋者國親猶之濟舟。然相依斟尋以期升濟。澆滅相而覆其舟。少康滅澆與夏。湯復代其後。是又覆其舟也。何厚何取者。少康之得民甚厚。湯何以更厚。少康之取國甚工。湯何以更工。故爲疑訝之言。見夫少康之道。若子孫世守不失。湯未能厚之取之也。

然後歸罪于桀冷言之曰伐蒙何得得一妹嬉以亡其國是爲有得乎無得乎伐入乎自伐乎于是又莊言之曰美色蠱政惑者自惑桀實失德非徒一端縱律之罪豈但一婦人故曰妹喜何肆寬喜之辜所以甚桀之罪也湯何殛者傲辭不滿于湯放伐難免慚德周借妹喜以爲兵端焉耳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

有體孰制匠之。鯀叶矜

問何爲之後、便可徑接下文緣鵠飾玉、同承謀桀諸語、却於此穿挿二女有娀女媧。又一章法、被直處舜到在家、與爲閨妃匹相映、澆桀之敗、殺寵婦人。舜之不告而娶、高辛氏之爲妃、築瑤臺、豈不似罷其室家。然仍不妨爲聖帝也。國事之日非、君責聽讒失德、非素惑婦人之罪。原盖致慨於鄭袖、作此轉語也。使無上官大夫諸讒臣、即有鄭袖容何傷。

箋此因遠桀紂、以婦人、敗亡。而因違迴前代妃匹之
后之難也。舜何嘗無二妃。高帝何嘗無簡狄。女媧則
居然以婦人宰制天下矣、父何以鯀者、舜之父非何
故不為娶也。堯不姚告者、疑聖人之愆于從權何故
無禀命而遽觀也。積臺、卽疑辭所云乃望瑤臺見有
娀之佚女、王逸引呂氏春秋、有娀築臺以飲食其女
是也。下文亦曰簡狄在臺、與此相應、則此為簡狄明
矣。臺上春卯、登臺偶然之事耳。初意何所從也。而必

於臺也。臺高十成、誰欲隆之而至此極耶何以一之故不憚費財也。女媧史記謂女子稱帝、孰登立者、孰登女媧於民上推而立之也。天耶人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陽乃統陰陰祗承陽是遵何道而崇尚一女人乎。女媧牛首蛇身形體怪異孰制匠者以爲宰制而匠造其形也。其殆天欲以大任子之故故異形表之歟。先言前後言十成、先言登立、後言女媧倒句以見奇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此再補充第二段添文摩之錯綜。

變旣歷言夫端之際而因及於兄弟也。五倫之內錯陷多端無所不有。舜之於象以不賢之弟而處變者也。太伯仲雍以讓王季不得不他往。又以賢兄弟而處變者也。象之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舜之身終不爲所殺。舜所以自全之術秘。吳獲迄古者斷髮文身

之地。文敎不及。其獲與文敎迄告公之世。乃育兩孫

是止之人也。避中國以去中國爲吳兩男子就是以

止吳爲得兩男子。豈天將開吳耶。此不去則彼不得

天所以錫吳之緣亦巧矣秘也巧也。故又以問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

玄鳥致詒。女何喜。 悅叶稅 喜叶嬉

品后帝是饗與前后帝不若相映。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與前帝降夷羿相耿奸臣賢相皆帝所降生降觀也不肯受奸臣之饗特受賢相之饗皆帝所分別也帝不受奸臣之饗何故又生奸臣之身特受賢相之饗又何爲俾共助放伐棄君臣之義帝亦自爲矛盾矣語具深憤難訴難伸既已咎帝不宜降尹佐湯告人不立甚悅湯而又忽及簡狄生契燕同生契之始而已定爲生商之天下矣數定久矣而法愈變云意殊乃愈淒楚

箋前言湯之伐桀求及伊尹故此復揭之也湯之行
行放伐內懷慙德尹爲之也前曰湯謀易旅此曰尹
承謀無尹之承之湯亦求易奪桀之祚也后帝是饗
者惟仁入爲能饗帝尹工于調鼎佐湯使湯爲帝所
饗當諒桀之日搭以烹鵠羹脩玉鼎之法敎桀以小
心昭事使桀克當於帝心毋致湯之弔伐豈非妙用
乃承湯意以爲間下桀伐君有陰謀回天無大力何
哉其終之喪也其始之謀之也非待終也帝乃降觀

者、既咎伊尹。又咎天帝、帝實降觀于世。擇尹佐湯。尹固不能違天矣。然君臣大義、究竟須存。何以伐桀鳴條、放桀南巢。黎民之衆、遂無一人以為非、而反心服咸悅也。周之伐殷、猶有叩馬之夷齊。殷之伐夏、卉無不服之頑民、何也。從來贊湯武者曰、順天應人。屈原責天責人、深致詰焉。翻古今之案、以[illegible]君臣之義抉史家飾辭口也。其迴簡狄也、則又以[illegible]之繼夏、歸諸不可逃之數也。然歟、在帝嚳之時、契[illegible]商、封於商、而

其後因以有天下。不惟人不能預測。天亦不能預測。

矣。築叢處狄。嚳豈知有玄鳥之詒耶。鳥即詒矣。狄何所喜於鳥邪而遽孕之。是一大奇案也。然則伐夏者

玄鳥也。非湯尹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脇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牛叶魚奇反　來叶力之反

屈反覆於少康之中興。承上湯之伐夏。却將予協四語挿入其中。庸洪又一錯綜。以破直處。因少康說及禹之征苗錯綜中又未嘗混亂。

箋季稱幼也。傳國多仗長君。少康爲相之遺腹非嫡伯仲之訓。乃德足與夏故曰逮季德也。厥父是滅矣幹蠱也。則終斃于有扈則原之賢詞也。啓以有扈不服威之預爲子孫弭亂。乃復有非常之繼起以難致之後也。是啓之後不斃于前之有扈而斃于後之窮

有扈者也。謂之終斃于有扈可知。牧夫牛羊謂少康失國居身爲有仍之牧正也。于協時舞思禹德也。禹之苗堯征苗不服委而去之。卒以舞干羽于兩階成堯之治。而後世乃篡弒淝復無事不仗兵戈也。不知昔之干羽。何以能懷敵人也。乎脇曼膚則以駢脇爲舞擧之取譬也。謊禮協脅者鹿之異。乎脅曼膚者人之異。以爲異則脇之駢疑其何以肥之而至是。知爲天巽之適然。則了然於非肥矣。堯舜崇揖遜故其時

之干羽可以服敵。禹受禪避於舜。而啓伐下戈以誅有扈。不復崇禹之德故其後世紛紛。在殺運之中也。再言有扈牧豎者牧正之官原非牧豎然既失國而爲牧正之官猶之牧豎耳。少康官於有仍而曰有扈牧豎。因見弊于效有扈者乃屈身他係故係之曰有扈牧豎也非有扈而題之曰有扈猶益未嘗作后而表之曰后益也云何而逢猶少康之使汝艾殺澆也。擊牀而出則中前顛易厥首之說也。澆既與女歧同

飦溺於牀簀之變。乃卒無繇得澆之首系擊其於庭
出也。其本、何從者、澆之命不能不死於後日。乃保不
死于此時。誰為護其命者。天意耶。人事所。恒秉季德
若、美康之德始終如一。無有初鮮終之嘆也。朴維朴
也為得夫朴牛者、即承上牧夫牛羊之說也。以牧正
之官而復得天下、機緣疑屬意外。故以此致問其何
所得也。惟天子乃可以班爵祿。康之初依于庶、不過
以避難藏身、獲還來為幸。乃卒以復興也。若嘗者、此

中擇地捐非百計經營。不知幾何苦心妙用也。苟能
來而不能往。則終於逆而已。國統失矣。

介微逆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見叶虛良反

品騷發經遠遊九章皆以複句爲前後照應。天問層層引事可無縣複。乃一事屢言之。以重之複爲點綴關鎖。有狄不寧。宇前簡狄何喜。危害厥兄。申前不危。此字法甚明。因言少康後說到皋契。與前言湯契等

逖簡狄同意、方在中興。已有伐夏之兆、斯伺于其之
矣。簡狄與少康、意原相連、又插入舜象、章法尤有意
于錯綜。
簡有狄、卽簡狄也、玄鳥詒卵、以與人、此皆脉微渺不
可知之、故術跡而論、簡狄宜見卵而爲之心驚不寧。
乃遽吞之、如此則凡衆鳥之棲于棘者、凡有質卵、皆
可以欲得負子、而肆情於各爲吞乎。前曰何專隱識
之此曰肆情顯識之矣。其忽及舜之厚共弟也、則又

因前篡弑放伐而致感也。象至於殺舜而舜仍封之有身子孫遞傳兄弟天位之愛厚一至此君臣之義倍於兄弟而奸臣篡君聖主亦伐君抑何後世之視君臣不如舜視兄弟之厚乎。是原所最拊心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婦叶汸尾反

品有莘不送。湯不逃狎。此當日實事抑先言帝降下

象以見天意人事相拍相成章法妙於對中造幻
中造逆
變前既言佐湯屬之尹此又奇尹之所自出也契之
生以邪尹之生以木亦徵初生成怪異不可知如此
自天降而觀則尹者帝之所選以畀湯自人觀則尹
者有莘之所媵以予湯者也起家卑微機緣顛倒之
中又忽然湊合何變幻莊是設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者乞專詞也是得逆而及之之詞也有莘因送女

乃以尹爲媵所專在于逆女。明屬乞彼吉妃而小臣是得、乃倒言之者慶得賢臣則尹反爲專求而吉妃反若爲逮及也。世紀湯夢有人抱鼎對己而咲寤而訪求伊摯于有莘之野。乃乞婚于有莘摯遂爲媵臣以是爲賜者謂湯之巧于求摯一至此也。夫何惡者尹生于空桑之木所生既異又長而有殊才有莘且知珍之何所賤惡而竟以資湯也。詩舉賢也使帝伐桀也湯以無罪被拘重泉桀之遲也然分罰臣任盡

敢有求勝其君之心。故怨放伐、讒傾桀之尹、桀信之。
湯而貢不其伐帝之勝心。不露其微、尹亦安能桀之。
使尹得以桀者、又湯也。若不勝尹、則湯尹之謀不衍。
此桀相合。是桀湯桀尹者、又有舉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何叶音奚反行叶稅底音指佑叶于

只叐紛音紱

晶言商代夏。忽接入周。伐商征誅。既啓將遜辭。復如若報應之不爽然。始不滿於湯於茲。又不滿于武王。又公并不滿於周公。一泄孤憤。只爲君臣大義。決不容諱觸忤千古。照賢行事。來易明和。原所繇不死之

休也。

箋此全言周家一代之事也。湯放桀而武伐紂。湯之先爲契、以呑燕卵而生。武之先爲稷、以履巨跡而生。詩說肇祥。若一轍焉。其曰何踐跡者、致不肅之微詞。也。奭頓慈之師者。皆曰不期而會。然前此稱不期矣。甲子之朝。誓師俱在。謂非出於期約可乎。將誰欺乎。稱尚父之勇者曰時惟鷹揚、師旅川張、一鷹先之。羣蒼、鳥佐之。此豈獨尚父一人一日之事。謂非久有孝

罪可乎。列擊紂躬、則罪周之辭詞也。奪其國、又不絕其身。既死矣、又恐擊之乎。列擊謂非一人非一擊也。是周人盡凌其死君也。將誘之口。坐誅盡屬太公鉞新旗懸。或周公所不喜見。然與武王發揆謀圖定、明命者誰乎。既已親揆之於先。卽咨嗟於後無益也。妄施伊何刑原之爲殷溺流也。天授殷以天下、殷之後人、膺大位而布惠肇國。何施不可、乃坐致滅亡也。孫皆北位貴何所施乎。國之興必有所以致之友言、行

以成乃底于亡召亡之罪專屬之何事乎此亦後世之龜鑑不可不知也守道伐罪諸侯各遣兵會伐也仰申乖裂之說也並驅擊翼即申犁飛之說也何行何將者謂人心共令士卒咸勇何以至是必有預而行之預而將之者也將著明也有著明一定之指衆乃成喻也前之義盟犁飛意已道盡不厭複申者亡國之恨凡爲臣子所當留遠三嘆周之有以行之有以將之是周之善施也善成也以周之善施善成愈

可恨夫啟之安施反成也甫言武王之興周而遂及昭穆與幽之壞周成康則畧之昭穆幽則詳之何也治少亂多成康之所守不足供昭穆幽之所壞宜鑒于殷曾是不思真可深嘆也成遊者聖主省民原有巡狩暨荒恣欲祇成其爲遊而已識昭而引越裳白雉脅觀後來包茅不貢之語意者當昭之時洲有所徵貢于楚遂親歷楚地聊逢者欲躬逢之也祠宗無意于諫獄而白雉遠來子孫有意于躬逢而若遊旋

弱何相反至是哉然則祖宗之故事即開子孫之翻端相反又相因也厥利惟何者方物之利不足以當天位之重雖即不來無損也有昭王之南遊爲前車而又有穆王之周流貪心使之耳借巡狩之名巧以濟其侮耳何故周流亦居然易見矣將使四方必有車轍馬足穆王所謂雄心而原乃斥之以爲巧悔也何原之善摸病根也又巾之曰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一日萬幾環中以應當料理者何限乃舍此不務

何其別有索求也是不可解也至于幽王尤有異者數定于數百年之前而禍應于數百年之後龍漦既經三代童謠亦非一日因童謠而執賣弧箕之人因被執而反收棄擲之女此真天也然使幽王不誅褒人則褒人不贖罪此女終不入王宮又焉能得之因得褒姒而卒爲大戎所殺王之誅褒人誰乎自誅而已此人事也以爲人而本之天以爲天而又屬之人是愈不可解者也嗚呼天命反側何所不有一人之

身而忽然佈之忽然罰之桓之九合是得佈也卒然
身殺是得罰也一身且不自主而況前王後王之際
乎宜乎祖宗之德不救子孫之敗也言周衰而終齊
桓者五伯遞起周室日弱贅旒之侯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氷
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服叶蒲北反　封叶孚音反　告叶古、后反　識與志同　喜叶許奇反

品孰使亂惑、起下惑婦。紂若、不、信、讒、殺、賢、即、僅、一、哉、婦未遠亡國也因紂之亡於周忽迎及周初之機。遂

稷及文錄文又遡太王章法出沒乍順乍逆極其變紂哉婦何所識武王稱兵之詞諄諄以妲己爲罪端。然天命久矣。紂之可譏信讒殺賢不獨惑婦之一事。又何譏焉。放伐之際不得不藉口於此。所以寫不滿夫武王也。文王欲出救之武王欲急伐之何互殊乃爾。

箋既詳周室之興衰而又複言紂亡之故遠遡周與之先者覆轍之不鑒祖德之不紹徒令後人復哀後

人也前之悼殷曰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盧語使人自
思尚未實指其罪此曰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罪在此
矣屈原被讒之憤懷作天問之本旨於此觸古傷今
不能不明言之矣孰使惑亂者賢奸易辨昏迷不應
至此豈別有奪其聽而蔽其衷者耶果孰使之耶悲
哉原之爲此語也比于剖開申言惡服之實事何逆
何順者忠言逆耳諛言順心世主之所謂逆順也書
忠乃圖國之大計其實有何逆乎道諛乃欺主之秩

圖其實有何歷乎聖人異方者凡諸忠臣固皆國之

聖人、輔君以成有一德者也。詩所謂民雖靡止或聖

或否縱在衰世未嘗無聖乃死者以死。奴者以奴不

獲救因剝之用而天各一方。苟始生之天意豈知其

祭之甚是哉。有紂以為周之資。周即無累代之德足

以王矣。況自唐虞以迄殷世德厚遺積乎。是以復逆

翅於孔子也。帝何篤者男女構生人道。是嘗稷乃因

於履帝武是帝偏厚於稷也。可畏也。帝固有心矣。人

莫能測帝之心。烏從何知而偏從水嬰之。是鳥反能
測帝也。尤可異也。馮弓挾矢者、男子生而以弧矢射
四方此亦人道之常耳稷均之馮弓挾矢乃獨殊能
也。詩所云克岐克嶷幼知種植則即殊能之說也。將
之者以此顯明其所生之異也。無殊能則履武之生
祇爲怪誕何足羨哉驚帝切激者因履帝武而生驚
棄不收故曰激切也。何逢長之者逢棄水不死之後
又取而長育之也。前何易驚後又不驚也。是信[illegible]

若信鳥也微社命有殷國者武王受命始以岐周一國之社通爲天下之大社而新命之始則在文故以微社有殷歸諸文也號號召也文王號召商家之叛逃叛國征之離民撫之輯其已散之勢以代商作牧人乃文不欲有殷而天偏命之爲有殷之初基文之所御天之所踪未易解也遷藏就岐則又歸前商之餘於太王也何能依者倉卒奔散豈無懷土重遷何以襲棄同移生死相依一至此也或緯何所譏者紂

之謬。或讒諂是服。色與讒相連必至之勢。復何待尚識、其或婦乎。受賜茲醢者紂烹伯邑考、以羹賜文王也、上告者告諸帝也、親就上帝罰者帝欲罰殷文之意則欲代殷受罰、親就之不肯避也、烹其子因其身就非一矣。卒不能救殷之命也。文王竭忠事紂卒無以存紂、屈原竭忠事懷卒無以存懷、原殆自比于文耶。在肆鼓刀何識何喜者、嘆聖王之知人、觀而忍契不待深言也。爵主之於忠臣日進前而不知邪僻[illegible]

哉。非文之啓蓋不能得望。非望之陰謀與共伐殷。殷事毀者文也。乃因得意而使武王獲藉鷹揚以伐殷者。又文也。市肆刀幣竟為揮鉞先兆耶。天之巧于用文。惝中擲弄。必不令得行服事之志。務踐微祉之命。如武所願。所深為文病矣。使文地下聞之。當且悔共讒譽之明胖。乃受天所從。堪痛不堪喜矣。何悒何意者。因文之無繇達天。嘆武之已甚也。勢須放伐。此要王履運之不幸。然獨不可少乎其氣。少緩其期乎。殺

設、指懸旗之事也。此南巢慘矣。非有深恨不至此。載、尸、指載木主之事也。文王有知。服事本懷。豈能一日安於軍中。是不宜載而載也。數字之中。原之書法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品奇說於君臣之際。忽接入申生、與前說少康乘德興夏之後之衆逆伐亦中間插入象之後嗣逢長同

古獻梁之惡豈減桀紂中生至於自殺而不敢稱孝
以加其父舜幾為弟所殺而不忍施法以加其弟乃
君一失德而臣輒無繇辭弔伐之舉徒為天受下民
故耳是君臣之倫終不如兄弟父子也嗚呼為君者
亦危甚矣為臣者亦薄久矣此原所溯流也文心深
極之妙情實遡端一線到底却令讀者茫然莫尋其
次第章法幻絕感天之下亟說皇天集命孝子感天
尋於就死人臣奉天難免繼代必欲君臣義明但有

望天以天命承歸一姓。昔生賢君。毋使相代、可于想。

顧旃絕。旣言集言代、以四語結前疊敘夏商周之局。

宜將三代各總括一二語。却止說湯、便截然而止。開

於伐之始者湯也。後之以湯爲口實者不勝、道。不忍

道、也。截傳與絕。

簽申生以驪姬之讒、雖經而死、伯林無可考、豈其所

經之地耶、雖其何故、申生無罪、未嘗有應死之故也、

感天者、悲哀爲天之所憐也。抑地者、自抑而委溫

其身也。夫何畏懼者、孝子之義。不敢指斥要殺汪少
爭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從死也。淚之
卒就死。亦曰寃。心前志夫何畏懼、今宜其伏刑於中
生也。忠孝一轍。所以中生自此也、集命何戒者、既集
之後。繼統之君詎得不自戒而至於亡。雖有忠臣無
如君之不聽何。不知天有何法。可以戒之。使皆知警
也。嗚呼。原之爲此言。其亦便咽甚矣。後代之與不勃
焉。則前代之廢亦不忽焉。又使至代者天貴僅之而

不肯避也。興發之機、驕逆君臣之義、誣罪可勝道哉。
從之者天也。輔之者則圖與之良佐也。湯得以臣桀。
桀遂不得臣湯。曰初曰後曰何卒者、原之微詞也。桀
初求湯、繼以湯之命往事桀。而後復逆事湯、卒令湯
官天下、尊追宗祖緒、貽子孫。桀何不罰摯扶以予湯。
桀何不以善事湯者善求桀、毋使桀失其宗緒哉。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
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

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叶五郎反　發叶鄉　言叶銀　勝叶四

品而而章法各具。大段落為天為地為歷代帝王事實。井然有條。就中錯綜不過排入一二語。然大段落

未嘗不易殊也王此則愈加錯綜留夢彭鑑兵欣詫文暨大作此作彼若無復段落然就中却自有隱意總爲懷王之不得歸竟死於秦故作此篇俾不敢明言之原亦有心避諱矣乃卒被讒再放也彭鑑壽何久兵讒殘命何因懷王不能爲彭鑑並不如讒殘橫絕悲絕因微之不獲在故引舊文之得祈同懷之死氣故引秦事爲厲嚴上應吳流殿故旅報仇於楚干胥遂至因父仇而鞭平王之尸豈不竟求厭恨又何

餘報仇於秦哉。日歸何憂則明指懷之不歸矣。末段顯言荆勲子文一二皆楚事。楚人作通篇歸宿。告以不長。尤爲明指不歸。與夫何久長相應。前後線索一絲不亂。其曰堵敖借以指懷也。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懷死於秦等之未成君也。

箋此承前歷代亡國之痛。漸歸之楚事。悲懷之死秦。傷襄之不能仇秦。憂楚之將終折於秦也。其首引闔廬所以愧襄也。闔廬之散亡在外。與襄之質他國一

也。闔廬有仇於楚、而卒破楚。其專復殺父之仇、則子胥尤奮力焉。君臣同志。以楚之強。遂無以敵之。秦之開懷致死、鄭國而殺吾父。視楚於子胥以君殺其臣、何若襄之富仇秦義不共戴視闔廬之仇楚何若耶。闔廬何以能奮武厲能施威嚴此必有道矣。其亦不以取法矣。廬能之襄顧不能耶。勤闔者大其復仇之勳。故特標之曰勳闔也。此原之書法也。幾而曰流則之卑也書法也。不能復仇、雖有威稜止于已之一國

而已不克流于他國也共引彭鏗尉尤呼天之深痛也人生壽夭皆繇天帝帝何所饗于鏗而畀以八百之久長乎嘆懷之被欺致死不克多一日之命考終于本國也使懷不即死襄立之後尚得歸國未可知也受壽長者何太長受壽短者又何太短若是乎命之不均歟忠臣孝子安能不怨天哉斟雉王逸以為彭好滋味善斟雉羹且以帝為帝堯與受壽二語不相合晦菴闢其謬而終不得其解以莊子鳥申之說

鬼谷五翁之法釋之。則掛雉當爲養生之術。謂掛酌於此也。牧猶前之言秉鞭作牧也。后指后帝也。楚在南。秦在北。分據中央。以共救其民。各不相妨。不知后帝何所怒于楚。懷而令爲秦所凌以死也。蠡蟻至微。脩得各終其天年。蠡蟻之自保。力何其固。恨之自保力。何不固也。采薇回水王過以爲采薇之女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立而得鹿。其家遂以昌熾。是天祐之也。彼一女耳。有何關係。乃驚而護之。走至回之

而以庇賜之何天偏祐此女而不祐懷也何女獲主喜而懷不獲喜也懷竊桑所閉復走至趙趙不之納復歸死於秦故原引采薇之女驚走得祐者以致噬也噬犬有兩工進以爲秦伯有齧犬其弟公子鍼欲之以百兩之犂易一犬而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原之引此嘆懷之愚以入秦自取禍也秦貪虎狠之國兄弟猶不相顧不難以一犬逐其弟况與國哉游暮雷霆則行者聆迷瞻揺然苟得歸家復何所

憂乎悼懷之永不歸也厥罪不赦則哀哀之不思復仇也我能有我之嚴於他國則爲流使他國憚我之帝其嚴則爲本國書復仇故能流嚴裏不思復仇其誰憚之其誰恭之前曰帝何饗后何怒怨天之怨懟而不肯饗嘆也此后帝何求又慢然于非天矣予不爲父復仇而徒欲問帝求福帝不任受咎亦當任受功哉伏匿穴處須之自序以序楚也仇不可復怨不可申生在世詎有愧天日逃遁而爲穴處之物何所

比於人類足矣復何所云乎剛毅作師溷琛之後可

贊襄之復仇也美國之復仇特標之曰勦闖望襄之

復仇預表之曰荊勦作撥作也既已作師必番所長

之何在挾其所長以應泰之所短兵家之勝算宜早

也不忍復仇則爲過昔不復而後思復則爲倍過改

更前曰何云此曰何言洩憤無方所云實益宜憤有

日多言實爲其特屬之日我也原蕊曰國家誠有復

仇之時天問亦可以不作矣最恐慰心惟我一人舉

朝憤憤又誰知之其再引吳光則複指鄭閩流殺之事也志專者氣必銳光惟欲復仇于楚故卒以得勝勝在後而制勝之氣志固已決矣此又原一字之書法也苟銳于復仇上下同心何憂不勝忝哉憂出于文追昔之令尹傷今之令尹也歎憤入楚者子囊也襄王立而爲令尹者子囊也子文爲令尹定楚亂張楚威今子囊何若乎襄不思復仇圍晉鼓之楚之乃同仇忘父乎勸懷入秦質蘭不朮其父將直常襄乃

豈爾寂寂乎子文之母環穿閭社通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所出不必正乃賢若獨者予蘭而反不及之乎試上彌彰則原之自然也已矣已矣不敢望褒之復仇矣不敢答蘭之不能褒以復仇矣皆吾之罪而已當日諫懷勿入明告以入秦讎必不反而卒致子蘭所誤也使堅以死諫懷或可不入乎不以身殉諸前而徒令言之而中彰忠臣死見之名也是以主上爲嘗試而以名自予也此原所繇必沉湘也知此則

原之死固亦大明白矣猶可識之曰何必懷此都乎

非明哲乎忠而過乎